

聖廟祀典攷

第五冊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先時從祀者列殿上至宋政和三年新儀成殿上祀四配十哲其餘先賢儒始列東西廡

先賢公孫僑

字子產又字子美子國之子鄭穆公之

孫其事蹟詳左傳襄昭之間其不毀鄉校任鄭人以

朝夕遊焉以議執政欲行其所善而改其所惡與魯

論必有我師之旨相發明史記云孔子過鄭與子產

如兄弟焉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嘗

稱子產曰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及其卒也聞之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公孫僑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諡曰成

國語

冢在河南新鄭城外

大冢是也

皇覽

國朝咸豐七年從祀稱先賢子產與伯玉為夫子之友

屈在弟子之列殊有未安故冠於從祀諸賢之首

第一

位

先賢林放

字子邱魯人孔子門人自魯論問禮一事

外他無所考按泰安郡志崇禮鄉有放城集相傳為

林放故里乾隆己卯掘地得古碑字畫俱已磨滅隱

見林放及唐太和二年數字放城集舊名放城鎮在

郡城東南百八十里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清河





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長山侯明嘉靖九年張璵議  
正祀典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於鄉但林  
放問禮之本夫子贊之曰大哉問又稱其名語氣皆  
似告弟子者豈可屏之弟子之外况文翁圖有林放  
唐宋皆有封爵乎

國朝雍正二年遵

旨定議復祀稱先賢

第二

宋高宗贊 禮之有本子能啟問大哉斯言光昭明  
訓德輝泰山誣祭莫奮崇茲祀典盍永令聞  
宋刁衍贊 子邱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爲儒所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林放

二

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亭告畢慶澤薦隆

先賢原憲

字子思宋人鄭康成注魯人檀弓作仲憲

少孔子三十六歲

鄭氏環曰當作二十六

清淨守節貧而樂道

夫子爲司寇時常爲之宰孔子沒隱居於衛子貢相  
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而往見憲楮冠藜杖而  
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决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也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  
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面有慚色  
不辭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  
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

不得而友也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第三  
位

宋高宗贊 軾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憚清節照人

宋向敏中贊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先賢南宮适 史記作括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亦作說居南宮因姓焉卒諡敬叔故稱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原憲 南宮适

三

南宮敬叔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兄何忌爲雙生子以

知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汙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哀

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顧府敬叔至命周

人出御書俟於宮唯時周禮在魯而典禮尙存者敬

叔之功也定公初年師事孔子請於魯君賜孔子車

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以如周歷觀郊社明堂廟朝

之度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

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

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二子之貺財某之道殆將廢

矣一統志葬鄒縣西 學政全書墓在鄒縣南宮村 按漢書古今人



表有南容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於南容則注曰南宮  
緇於南宮敬叔則注曰南宮适也适緇似爲二人宋  
儒沿史遷之誤合南宮緇南宮适爲一人

說見唐開附錄

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襲邱  
侯政和元年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

宮子

第四位

宋高宗贊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

之昇稟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宋寇準贊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

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昨壤佳藩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廟

南宮适

四

先賢商瞿

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臂臂傳江東矯疵疵傳燕周豎豎

傳口于光乘乘傳齊田何何傳東武王同同傳菑川

楊何田何又授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讐

東海孟喜瑯琊梁邱賀由是漢儒言易者有施孟梁

邱之學以漢初言易者有田何故世以別焦費謂曰

田何之易以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離爲十二

篇而說者目爲章句其實皆本之商瞿按楊慎丹鉛

錄云世本石室圖作商瞿上宋景文成都先賢以爲

蜀人考瞿上城在雙溪此說殊不可信今雙流縣東

有商瞿祠墓疑出後人附會蓋孔門弟子無自蜀來者且其時蜀道亦未通又師古儒林傳注云商瞿姓也誤以爲複姓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須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第五位

宋高宗贊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以學師則有是子能授受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彼厥祀

宋晁迥贊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

先賢漆雕開 字子若史記作子開白水碑作子修蔡

聖廟祀考

卷四 東廡 商瞿 漆雕開

五

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漢書漆雕子十三篇乃子若之後按論語舊本石經俱作彫彫雕本通王應麟藝文志考證作漆雕啟史記作漆彫開因避景帝諱而改孔安國於論語誤注開名而其名隱幸班氏亡諱直書後世名字昭然家語作漆雕開乃王肅不考而襲孔注史傳耳宜改正丁氏杰曰論語君斯句今作吾張禹本避諱而改弟子於師不稱吾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平輿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漆雕子位第六

宋高宗贊 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以自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宋李宗諤贊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觀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司馬耕 字子牛家語作司馬犁耕宋人索隱牛是桓魁

之弟以魁為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為氏也聖門志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人是也牛多言而

躁兄桓魁將為亂常憂無兄弟子夏以其躁人家庭間必不能盡道既慰以命與天又諷以敬與禮謂果能自修四海人尚可感化何況兄弟及魁作亂奔衛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司馬耕

六

乃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魁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

卿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之陳

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塋諸邱輿左傳杜氏

注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聖門志墓在費縣西南八十里

南城山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向伯宋大中祥符

二年封楚邱侯政和元年改封睢陽侯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司馬子第七位

宋高宗贊 手足堪親志異出處魁將作亂子能脫

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宋楊億贊 仁遠乎哉其言也詎虛徑實歸孰思旁

訛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

先賢梁鱣

字叔魚

或作鯉字子魚

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古本

家語作三十九歲不然與子木同年而生子木又何由而勸之哉

年三十未有子欲

出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

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

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

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

祀贈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千乘侯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梁子

第八位

宋高宗贊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全齊之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梁鱣

七

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

宋周起贊元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

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先賢冉孺史記字子魯一作曾家語作儒字子魚魯

人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郃伯

梳碑

作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沂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冉子

第九位

宋高宗贊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勵已斯約好問乃

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久矣昔賢後世所寓

宋李維贊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與斯



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淵

先賢伯虔

古本家語作處字子皙史記作子析今本

家語作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贈聊伯

禮志作鄒伯

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沐陽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第十位

宋高宗贊

有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鄒伯乃

建兢兢受道奕奕哉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宋王曾贊

肅肅魯堂侏侏闕里伯氏達者克有夫

子運偶慶成禮崇道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冉季

字子產或作冉季產又作子達魯人唐開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冉孺

伯虔

冉季

八

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諸

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第一位

宋高宗贊

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

微答問甚敏淵妙以思陞降廉陞尙想英姿

宋李維贊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遊聖之門切磨道

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先賢漆雕徒父

字子有家語作從字子文或作子友

杭碑作子期

鄭氏環曰古人多以父爲字非所以爲名也父字當衍子有子文皆友字之誤

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須句伯宋大中祥符

二年封高苑侯

或作宛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宋高宗贊 遜哉予期挾策聖幃涉道是嗜微爵可  
縻在德既賢在名可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宋陳彭年贊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  
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先賢漆雕哆 今本家語作侈字子斂或作漆雕斂文

翁圖作多魯人 一作秦人鄭氏環  
曰漆雕氏皆秦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贈武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濮陽侯明嘉靖

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第十位

宋高宗贊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亶亶其聞翩翩其

聖廟祀典考

卷四東廡漆雕徒父漆雕哆

英樞衣時君願學日明詔敷孔教爵里斯榮

宋戚綸贊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

室昔為達者今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公西赤 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嫺

賓主之儀 家語 公西華曰聞諸晏子湯及大甲武丁祖

乙天下之大君夫大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

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大甲即位不明

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

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

王不亦可乎 孔叢子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



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淮南子貢

曰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儻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

三千則難也公西赤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儻禮禮以

儻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

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

禮者其於亦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

翼設披厝也設崇殷也網練設兆夏也蓋備三王之

制以尊師云一統志墓大名府東明驂閱子墓東唐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邵伯通考通典宋大中祥符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公西赤

二年封鉅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第十位

宋高宗贊 學者行道徹縕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

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著先經

宋王嗣宗贊 翊聖賢者祖萊之英謙言小相終成

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祐禮法諸侯作程

先賢任不齊 史記字選家語作子選鄭氏環曰楚人

聖門志湖廣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任城伯宋大

中祥符二年封當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第十位

宋高宗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

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宋陳充贊 荆衡謏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

通地邇長坂爵加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

先賢公良孺

字子正

索隱云鄉謏本作公襄儒陳人家語作儒張知白作子幼

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去陳適

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公良孺曰吾

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

子再罹難甯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乃要盟毋適衛

而出孔子按廣韻公良複姓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贈東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牟平侯明嘉靖九年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任文齊

公良孺

七

改稱先賢公良子

第十位

宋高宗贊 陳有子正為世所重制行惟賢義理之

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

宋張知白贊 子幼真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

終古運屬聖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先賢公肩定

字子中家語作公肩字子仲史記作公

堅定文翁圖作子忠一作子申魯人或曰晉人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新田伯宋大觀四年封梁父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第七位

宋高宗贊

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恒存忠



信道究一中墻依數仞梁父受封榮名益振

明呂元善贊 山矗滋陽捫天如鏡光受邦賢能肩以定定處得功何境非性顧名思義隨地可證

按春秋繁露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公肩子當卽子中又檀弓有公肩假公肩之爲複姓審矣家語公肩一作公賓孔子世家季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則公賓非史記公肩定可知但公葉當作公華耳以公肩公賓爲二人未知孰是 文廟祀典考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公肩定

先賢鄒單

字子家 鄒單音 號善

史記有家語文翁圖俱無

或作鄒

鉅鹿有鄒縣 大原有鄒縣

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

銅鞮伯宋大觀四年封聊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

賢鄒子

第十位

宋高宗贊 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摠衣侍立善訓思

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宜從厥祀寵爵聊城

明呂元善贊 光岳樓高登望千里若有人焉名畫

傳記銅鞮故封雲旗暫止子家門風猶沾衛水

按鄒單字子家縣直字子象家家象二字相類疑卽一

人鄭氏環謂家象形類音不同單直音類形不同卽

縣音與形絕不同明何孟春擬增縣直之祀未果

國朝增祀縣直明是二人

文廟祀典考

先賢罕父黑 今本家語作宰父黑字小黑古本家語

作罕父黑字素史記作罕父黑字子素魯人按氏族

略無罕父氏有宰父氏今文廟從史記作罕父唐開

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乘邱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封祁

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罕父子

第九位

宋高宗贊 循循子素從遊闕里分席杏壇飲彼泗

水四教克遵百行均美錫壤祁鄉式崇厥祀

明呂元善贊 洙泗門牆稱有二黑君之里閭尤親

聖廟祀典考

卷四 鄉單 罕父黑

七

道脉信史輝輝子長載筆罕父宰父倘誤點畫

先賢榮旂 家語作祈字子頽一作祁字子祺唐禮志

作子旗杭碑作子期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

雩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厭次侯明嘉靖九年改

稱先賢榮子

第十二位

宋高宗贊 伯茲雩婁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

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宋梅詢贊 聖人之門學者先彼美子期行修志

醇異端茲害微言服勤格於我宋侯封是新

先賢左人郢 家語作左郢字子行史記云字行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淄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南華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奎子第二十一位

宋高宗贊伯彼臨淄左行稱賢希踪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曉戶傳樂只君子交聲益宣

明呂元善贊心悅誠服如七十子子處其間服膺何事聖亦能同邱明之恥奚辨其官左人左氏

按通志略曰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明稱左子似誤文廟祀典考

先賢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作薛邦字子從按史記邦作國者避高帝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或謂薛邦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榮旂左人鄭國

古

鄭國為二人見附錄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滎陽伯

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胸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鄭子第二十二位

宋高宗贊伯夫滎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

迹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與偉與後代之式

宋陳知微贊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

微旨令德孔昭令聞不已疏爵胸山式旌遺美

先賢原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古本家語作名亢

字籍又作抗抗正義亢作亢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贈萊蕪伯宋大觀四年封樂平侯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原子第二十位

宋高宗贊 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則優樂平寵襲克振儒流

明呂元善贊 陪杏之壇有憲與亢魯衛弟兄處若家巷倘聞其間亦不多讓邑食萊蕪清操有樣

先賢廉潔 家語作絮字子庸杭碑作庸今本家語作子曹衛人古史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葛父伯宋

大觀四年封胙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第二十四位

宋高宗贊 兄弟之邦上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原元 廉潔

宗杏壇探蹟洙泗從容作典一時葛父其封

明呂元善贊 大廉有後實惟子曹朝歌樂去來仰

山高豈必葛父譽曰人豪宜昌宗裔趙漢兩朝

先賢叔仲會 字子期文翁圖作繪魯人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

十四歲一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

也於學豈能盡識於壯者哉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也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瓊邱伯宋大

中祥符二年封博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叔仲

子第二十五位



宋高宗贊 瑕邱祥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於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傑俊聞望斯垂

宋劉錯贊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慣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霽澤儒宮

鄭環曰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孔子歸魯時甫成童宜其稱孺子也魯人故迭事左右若晉之孺子烏能越千里而來學耶魯有叔仲帶叔仲小叔仲志未聞晉有此複姓也

按叔仲會孔璇全氏祖望疑卽闕黨童子文廟祀典考先賢公西輿如 字子上古史作公西輿唐禮志作與如宋禮志作舉如魯人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叔仲會 公西輿如

朱氏弟子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重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胸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第六位

宋高宗贊 杏壇啟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文臨胸錫爵永播清芬

宋范 贊 鍾美齊彊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侯封永錫廟食

鄭環曰宋范某贊鍾美齊彊從師魯國當是齊人

先賢却異 字子敘家語作邦選文翁圖作國選避漢諱也今本家語作子敘世紀作子

飲飲敘皆敘字之誤異選古通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又古有國姓無邦姓邦姓誤

年從祀贈平陸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唐侯明嘉  
靖九年改稱先賢却子第二十

宋高宗贊 彼美却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

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

宋陳充贊 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

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

先賢陳亢 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陳

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

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

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却異 陳亢

十七

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

是弗果用禮一統志墓在河南開封府大康縣北唐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南

頓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第二十

宋高宗贊 惟禽之間從容其鯁求以異聞詩禮云

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宋趙昌言贊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

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巒爵崇介土

張氏環曰論語集註亢或曰子貢弟子按子禽問子

貢者二伯魚者一皆不可以言智而問政異聞二章



固非再傳弟子也至檀弓止殉葬事則明而且斷學  
已有得亦可見聖人教澤之深矣文廟祀典考

先賢琴張

又名牢字子開又字子張魯人與宗魯友

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貞而我猶爲人猶子貢趨而進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琴張

六

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莊子唐以琴張琴牢爲二人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

牢某伯缺贈張南陵伯通典琴牢琴張並列通志疑琴牢卽琴張重出宋大

中祥符二年封頓邱侯政和元年改封平陽侯明嘉

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第二十位

宋高宗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

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宋宋綬贊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依

紀非義罷弔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

按朱子謂臨喪而歌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故存

之又趙岐孟子注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其說無據  
疏已辨之至琴牢琴張是否一人則疑莫能明也  
考典

先賢步叔乘

字子車家語作棄

古乘字

廣韻注作少叔

乘少字

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口于伯宋大

中祥符二年封博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步子

第三十位

宋高宗贊

勉勉子車封邑口于親炙避席唯諾趨

隅發微旣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宋張象中贊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步叔乘

九

日新數仞爰處函文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考萬姓統譜及通志略氏族典有步叔係複姓文廟

祀典考云左傳有步揚步招三國志步隲傳注引吳

書曰晉有大夫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子師事

仲尼隲其後也則爲步叔無疑

似以步爲姓矣未詳孰是

先賢秦非

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沂

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華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秦子

第三十位

宋高宗贊

樂善哲士伯于沂陽傳道克正垂名允

減執德以宏用心必剛表廣業履式贊素王



宋王隨贊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之子學臻堂  
與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先賢顏噲

字子馨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朱

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濟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顏子

第三十位

宋高宗贊

喪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

裾賢業素蘊美才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宋張象中贊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

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俟於濟君子攸宜

先賢顏何

字子冉

史記字冉古  
本家語字稱

魯人唐開元二十七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秦非

顏噲

顏何

三

年從祀贈開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堂邑侯明宏  
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秦冉顏何字晝  
相近之誤而罷其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第三十位

按顏真卿家廟碑云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

謂顏無繇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也

朱氏彝尊曰程敏政請罷顏何之祀自詡不舛於禮

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

載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彝積上言於周太祖曰

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

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倘然乃以臆見  
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先賢縣直 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直父關

志疑卽鄭  
單說見前 魯人按家語有史記無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第三十  
四位

按縣直唐宋封爵俱遺王應麟疑卽檀弓縣子關氏  
若璩謂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璩魯穆公時人 文廟禮  
典考

先賢牧皮 風俗通宏農商音黃帝臣力牧之後趙岐

孟子注牧皮事孔子學者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第三十  
五位

聖廟祀考

卷四 東廡 縣直 牧皮

按趙岐孟子注云行與二人同曾事孔子學者也  
云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數  
等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  
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又按琴張名牢曾皙名點皮  
似亦牧子之字其名不可考矣魯有牧仲牧皮蓋亦  
魯人也

又按孔門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明帝  
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亦未知其去取若何唐開  
元二十七年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  
祀其見於禮志會要者悉如史記七十七人之數通



典則多遺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牟琴張六人凡八十  
三人宋太祖裁定七十二弟子於史記之外取遺瑗  
林放陳亢申棖琴張五人而去公夏首后處公肩定  
顏祖鄭單罕父黑秦商樂欽原亢廉潔十人故大中  
祥符二年封爵止七十二人至大觀四年始補贈十  
人侯爵而改前所封邑犯先聖諱者蓋唐時止少琴  
牟一人以卽琴張而去之也而家語之縣亶則唐宋  
俱遺之至明何孟春始欲補縣亶封爵而去申棖申  
黨之一程敏政因之并欲去公伯寮秦冉顏何至嘉  
靖九年去此四人並改祀遺瑗林放於鄉而縣亶未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牧皮

三

增祀祀兩廡者六十二人加以顏曾十哲及啓聖祠  
之顏路曾皙凡七十六人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遺瑗林放秦冉顏何四人增祀縣

亶又進孟子所引之牧皮凡八十二人靡缺遺矣惟

馬氏驢朱氏夔尊必欲分南宮括仲孫閱爲二人朱

氏又分申棖申黨申續爲三人鄭氏環謂黨卽振而

續別一人朱氏又謂薛邦非鄭國其說本於司馬真

南宮括仲孫閱朱子已以爲一人是三子皆深可信

若不必援過而存之之說也又按朱氏夔尊曰會要

通典祖庭廣記素王記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



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文廟兩廡皆書先賢姓名不稱子自無此失然學者不可不知其複姓之顯可見者如端木顛孫澹臺公冶南宮漆雕司馬公西巫馬公孫罕父公皙公良公夏公肩叔仲步叔明皆未誤如奚容壤駟左人石作左邱皆誤爲一字姓朱氏依廣韻正之是也惟以步叔爲少叔未可信先賢之名前明及

國朝皆從史記惟曾點南宮适申枏從論語顏辛從家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牧皮

三三

語廉潔從水旁琴張以字縣竄從今本家語

文廟祀典考

先賢樂正克

字子敖

趙岐注樂正姓熊氏學統乃曰樂克字正子蓋因疏文引樂莒

而誤魯人

齊人孟子弟子爲魯臣備考其先世樂官之

長子孫因以爲姓按樂正克盖樂正子春之後列子

仲尼篇有樂正子輿或疑是克之子宋政和五年配

享孟子廟封利國侯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第三十六位

外書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

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

贛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



其有一得乎 孟母之喪樂正克治儀 魯平公與

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

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

不見乎 此條今本無釋史引。文廟祀典考

先賢萬章 趙岐注孟子弟子史記孟子列傳所如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一統志葬鄒縣西南又云濟南新城縣南宋政和

五年從祀孟廟封博興伯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第七位

外書孟母之喪萬章治縗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樂正克 萬章

孟子喟然嘆曰此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

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

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未死而已死矣

萬章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

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志 劉貢父注子庚泄柳

字 按樂正子公都子皆稱子趙岐注萬子萬章也是

萬章亦稱子孟子經文誤刊也 文廟祀典考

先賢周敦頤 字茂叔道州人宋天禧元年生本名敦實避宋英宗諱改焉諫議大夫輔成之子幼孤依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訛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酷悍吏也欲深治之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柳及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然請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

聖廟祀考

卷四 東廡 周敦頤

三十五

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改永州權知邵州熙甯初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聞水齧其母墓遂以疾求知南康軍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塋耳今猶欲以病汗麾絨耶遂謝事因家廬山蓮溪峰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甯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七敦頤博學力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卒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墓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歸妻子餽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以爲名而築書堂其上豫章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名而厚於得名非於奉身而燕及莞蔕陋於希世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周敦頤

三

而尚友千古著大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大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頤曰吾老矣說不可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諡曰元理宗辛丑元年從祀

封汝南伯元延祐三年封道國公明景泰七年置博  
士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崇禎十五年升爲先賢  
第三十  
八位

宋朱熹贊道喪三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先賢程顥字伯口河南洛陽人宋明道元年生大中  
大夫珣之子十歲賦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  
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  
鄆縣主簿縣以年少易之<sub>二十</sub>六歲鄆民有借兄宅居者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程願

三七

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顥曰爾父藏錢  
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卽遣吏  
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  
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令  
大奇之有稅官貪而橫衆憚之莫敢發顥至其人心  
不自安揚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  
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  
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默不能言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  
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莫敢禁止顥戒寺



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災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顯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八年調上元圭簿上元田稅不均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而不勝其弊會令缺顛攝邑爲畫法均稅富者初不便多爲浮言覬搖止其事旣而莫敢不服盛夏堤水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顛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然必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程顛

三

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者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顛曰漕司給米備營中至則與之食生者大半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彼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嫠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得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韋者也河東義勇農隙講武多應故事顥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顥爲令視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甯二年以呂公著薦爲大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程顥

三九

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爲首所上章竊稟子弟不得窺見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間所以爲御史對曰捨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贊嘆以爲得御史體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顥因上言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安石與顥道雖不同而心服之嘗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泰



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  
及顥顥再上疏乞檢會累所上言施行不報遂乞去  
言職外補改簽書鎮甯軍判官時守臣嚴刻多忌顥  
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  
辯遂無不樂從者相與甚懼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  
前後蓋十數四年八月河決澶州曹村顥語州帥劉  
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  
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  
渙從之顥立至決所命善泅者銜細繩度決口引大  
索以濟衆兩岸並進不數日而合中人程昉爲外都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程顥

三十

水丞取澶卒八百虐用之衆逃歸郡寮畏昉欲勿納  
顥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  
往啟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懼踴而入具以事  
上得不遣五年父昉告老歸遂求監局以便養親七  
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八年十月彗星見翼軫顥應詔  
直言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顥專尙寬厚以教化  
爲先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齎取行  
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  
類貫其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絆爲業且察爲奸者自  
是境無焚剽患會水災民饑請粟貸之得穀六千石

饑民用以濟而司農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  
檄縣杖主吏顯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  
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  
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  
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  
聽賣易如私田民倦於追呼得不加賦乃皆服顯以  
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顯曰民  
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  
以爲生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甯受責不敢  
違公遂去之他邑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元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程顥

三

豐八年六月十五也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和粹之氣蓋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  
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  
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  
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  
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  
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  
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惑人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顛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程顥

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謚曰純理宗辛丑元年從祀封河南伯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崇禎三年置博士十五年升爲先賢

第三十九位

宋朱熹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

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先賢邵雍

字堯夫宋大中祥符四年生其先范陽人

曾祖令進徙衡漳父古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  
塋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  
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居蘇門山之百源堅苦刻  
厲寒不鏹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  
尚友于古而吾猶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  
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  
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與  
談物理性命之學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邵雍

三三

文王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  
索隱好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及其  
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  
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其遊  
於洛也以洛爲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遂定居  
焉初至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  
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  
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  
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得衣食名其居曰



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  
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興至輒  
吟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  
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  
宿又至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嘗自言若至大病  
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  
也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  
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論天下事雖久存心  
世務者不能及洛中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  
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邵雍

三四

字好事者或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曰行窩司  
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  
每相飭曰毋爲不善忍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過  
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  
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眈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  
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  
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  
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材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  
下熙甯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  
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初富弼爲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棐以告雍不答爲詩謝之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賢安用更名爲弼終不相忘因明堂祫享詔天下舉遺逸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也時河南尹文彥博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弼爲奏乞再舉遺逸河南尹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不起熙甯二年復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雍除祕書省校書潁州團練推官固辭不許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十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邵雍

三

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君欲



塋我近城地當從伊川先塋爾既塋願為銘其墓稱  
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安且成矣所著書曰  
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間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元祐元年謚康節度宗丁卯三年從祀於新安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崇禎三年置博士十五年  
升為先賢第四十位

宋朱熹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

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按困學紀聞康節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亶天

下音及古今文觀物之書本於此明萬歷間河南巡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邵雍

三六

核張志發奏請增祀古於崇聖祠兩廡部議格不行  
先儒公羊高 齊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

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與弟子齊

人胡母生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

史記云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子

都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授東海瀛公公授同郡孟

卿卿授魯人睢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

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

季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解詁其學遂大行於世

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公羊子第四十位

朱晁廻贊 高也解經辨義咸服學宮厥傳齊名左  
穀道獎肇封宸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載郁

孔氏繼汾曰左氏公穀各成一家言以闡述先聖作  
經之微旨其得失優劣先儒論之詳矣鄭康成謂左  
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范武子謂左氏  
豔而富其失誣穀梁清而婉其失短公羊辨而裁其  
失俗劉知幾謂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有五短程伊  
川謂左氏考事甚精而不曾講學公穀乃是經生而  
考事頗疏劉原父謂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  
穀梁窘於日月至謂事莫備於左傳例莫明於公羊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公羊商

三七

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  
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  
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  
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詳而  
事差朱子之言也夾滌鄭氏獨曰三家之傳體制不  
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  
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  
知本末之詳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宏之徒  
引以決大獄飭吏事左氏既作凡大史公劉向之徒  
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捃摭而自見其有功於



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此說最爲允當不可目  
爲調人之論他若尊公羊者以左穀爲廢疾膏肓者  
左氏者議公羊爲多任權變各執一說互相舐排與  
廢由於好惡盛衰係於辯訥遂至啖趙之徒欲起而  
盡廢三傳不亦有漢諸儒之過哉本困學紀聞之語  
○文廟祀典考

先儒伏勝

字子賤

考伏生爲宓子之後云字子賤者誤以宓子字爲伏生字也濟

南人善治書秦焚書時伏生爲博士壁藏之其後兵  
大起流亡及漢定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八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  
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老

聖廟祀考

卷四 東廡

伏勝

三

不能行乃詔大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不能正  
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  
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伏生  
作尙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生  
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  
之歐陽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昌傳  
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  
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  
不絕而歐陽最勝大率皆本於伏生所謂今文尙書  
也山東通志墓在鄒平縣東十八里唐貞觀二十一

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伏子

國朝嘉慶七年置博士第四十二位

宋楊億贊 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

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先儒毛亨 魯人初孔子刪詩以授子夏子夏授曾申

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

卿子孫卿子授魯人毛亨稱大毛公為詩訓詁授趙

人毛萇為小毛公作小序故曰毛詩按鄭康成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太平御覽引毛詩正義云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毛亨

荀卿授漢人毛亨考史記春申君死荀卿廢居蘭陵

時距漢興三十二年則毛亨當為秦漢間人

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第四十三位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康成

箋孔穎達疏說文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

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明即下已

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積而

成帙故謂之箋漢興傳詩者四家魯人申公武帝時大中大

夫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為訓故號曰魯詩齊人轅

固生景帝時武帝時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文帝時武帝時推詩



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並毛詩而爲四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惟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

文廟祀典考

先儒孔安國

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

史記

少學詩於申

公受尙書於伏生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懼乃止不壞安國悉得其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以竹帛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孔安國

四

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丞詔作傳連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闕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安國又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孝經傳一篇集錄孔氏家語二十七卷爲博士歷諫大夫至臨淮大守其後劉向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古文

孝經論語至梁陳之際並亡失不傳惟有家語亦非安國舊本也家語後序謂卒年六十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子國子第四十四位

宋錢惟演贊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廷聿章善繼東巡受封是受褒異

先儒后蒼 字近君東海邳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又事東海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在曲臺校書因以爲名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之子聖沛人慶普三家並立於學官初劉

### 聖廟記典考

卷四 東廡 后蒼

聖

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是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又得

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

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

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

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

四十九篇而康成受業於融又爲之注六藝論云戴

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蒼前漢宣帝二年

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古求禮以蒼爲禮

之宗詔從祀稱先儒后子第四十五位



明呂一經贊 曲臺倡禮傳之后公二戴樹幟立之  
學宮篇四十九人推馬融疇不宗下少府之功

先儒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醇篤少博學經籍  
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  
郡功曹漢獻帝時舉孝廉再遷除波長歷大尉南閣  
祭酒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  
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  
百五十三文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內載說文解字三十卷漢許慎撰凡十

四篇合目錄一篇為十五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許慎

望

從至為精密久行於世今

上光緒二年從祀稱先儒第四十

先儒鄭康成

名避諱因以不書

北海高密人漢永建二年生少

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

能禁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

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

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

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

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乃使高業弟子傳授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  
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  
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  
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  
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以伐吾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  
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後  
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  
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鄭康成

聖

門衢令容高亭號爲通德門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  
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還密  
道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下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後康成疾篤戒子益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  
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  
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  
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冀州遣使要康  
成大會賓客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  
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  
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差服時應劭因自稱故大山



大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舉爲茂才公車徵爲大司農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表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縷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厯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史稱其括囊舊典網羅衆家刪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鄭康成

四

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累知所歸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第四十七位

先儒范甯 字武子南陽順陽人晉咸康五年生少博

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時以浮虛相煽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於桀紂著論以辨之温沒後始釋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大

守封遂鄉侯頊之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其甥也以誣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大守帝曰豫章不宜大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上疏陳時政中原喪亂流寓江左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無本邦之名有安土之實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甯

四十五

賊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頊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官府賦調役使無復節限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米布之屬不可稱計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并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度今宜節制驗其鄉黨考其業向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非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府謫兵不相襲代頊者小事便已補



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宜皆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十五爲中殤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至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俸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其專輒以此抵罪子泰時爲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甯

四六

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時陳留范宣少好學博綜羣書尤善三禮隱於豫章閔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而甯在郡亦儒雅博通綜立鄉學教授江州人士化二范之風並好經學當時稱二范焉甯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卒年六十有三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議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先儒陸贄

字敬輿唐蘄州嘉興人屬蘄州天寶十三

年生年十八登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徃見語三日竒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隲使行天下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訛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陸贄

聖

因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以三科登俊彥曰茂異賢良幹蠱以四賦經財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裒征料壯丁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以六德保疲瘵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以五要簡官事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遵其言選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狩奉天時天下騷擾遠近調發詔書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人人可曉旁



吏承寫不及與帝論致魁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  
帝護之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贊曰陛下有股肱之  
臣耳目之任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  
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過矣帝問事  
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軍務對  
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知以爲聰明人之  
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  
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  
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  
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陸贊

吳

甫補之仲虺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  
過吉甫歌誦其至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太宗有  
文武仁義之德理致太平之功人到於今以從諫改  
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  
且下之情願達於上而實難上之情求知於下而更  
難上下各有其弊上之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  
言下之譎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之騁辨而  
術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  
磨之益不進上之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已下之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會術者

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變更帝欲明年改元議  
加尊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宜痛自貶勵不  
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  
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  
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人主輕重不在稱謂視德何如  
耳若以屯難當有變更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帝  
納其言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  
大盈二庫贊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  
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請悉出以待有功今後納貢  
必歸有司先給軍賞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陸贊

四九

大寶也帝悟卽撤其榜李懷光反帝徙幸梁供儲不  
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贊曰爵位天下  
公器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以官  
則彼突銛鋒排禍難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視  
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京師平帝欲詔渾瑊訪奔  
亡內人給裝赴行在贊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  
痍之卒尙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  
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  
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最多韓愈與焉明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贊益以天下事爲己任面論



敷奏不留餘力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  
贊謂宜罷之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徒焉以  
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  
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  
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  
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  
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  
豈同日論哉帝以裴延齡判度支贊言延齡僻戾躁  
妄不可用復上書五千言數其罪惡帝不悅竟以太  
子賓客罷贊延齡繕帝意薄疏言贊失權怨望爲危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陸贄

五

言以動搖軍心意不可測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  
等交章論救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  
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  
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  
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  
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議可  
否時號內相常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  
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  
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  
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

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  
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  
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勘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費  
有助焉帝之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費  
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費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  
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  
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  
大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恤乎  
竟厄於羣小不獲盡其用天下惜之貶忠州居十年  
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瘡癘祇爲

聖廟祀考

卷四 東廡 陸賈

至

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其制誥十卷奏草七卷  
中書奏議七卷權德輿爲之序

國朝道光六年從祀稱先儒

第四十九位

先儒范仲淹

字希文蘄州吳縣人宋端拱二年生唐

宰相履水之後其先邠州人也淹二歲而孤母貧無  
依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  
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入學舍埽一室晝夜  
講誦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  
同舍生或饋珍饈皆拒不受起居飲食人所不堪仲  
淹不苦也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在官日抱具獄與大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爲屈比去貧止一馬驚馬徒步而歸政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寘府學仲淹上書宰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會仲淹服除殊遂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沉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仲淹

五

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仁宗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忤太后意不報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慚無以應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託先帝調護聖躬始終十年未有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歲大蝗旱江淮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

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奉使還以大平州民所食烏味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皇后廢率諫官爭之不能得出知睦州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召還權知開封府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仲淹

五三

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斥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備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復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尙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由是罷知饒州康定元年夏元昊反進龍圖閣學士上言關中無備若元昊乘虛深入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戒嚴邊城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浪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遷戶部侍郎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



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之夏人聞之相戒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范雍也仲淹定障通斥候城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招還流亡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仲淹

五十四

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任人無失所向有功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得賞賚分賜諸將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除參知政事與韓富二樞密並銳意天下事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一筆句之以次更易富弼謂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案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

則專責守臣死事可乎遂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  
間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退而上十事一  
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  
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  
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天子方信嚮仲淹悉採用之  
初仲淹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  
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  
外想望其功業仲淹遂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  
覈官吏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  
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

##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仲淹

五五

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尤不便之於是  
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  
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  
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  
多請棄之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  
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  
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陝西宣撫使知邠州  
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杭州  
再徙青州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  
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



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書其碑曰褒賢之  
碑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內剛外和性至  
孝以母在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  
僅能自充而好施與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  
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爲  
政尙忠厚故所至有聲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  
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四方聞之皆爲歎息羗酋  
數百人哭之如父齊三日而去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范仲淹

五六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稱先儒

第五十位

先儒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宋景德二年生父觀爲

綿州軍事推官四歲而孤叔父任隨州推官母鄭氏

年方二十九携修往依之遂家於隨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所覽輒成

誦得韓昌黎文六卷讀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及冠

嶷然有聲試南宮第一擢甲科授西京留守推官始

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

遊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時宋興且百

年而文章體裁猶存五季餘習修出天下始靡然從

風一變而肆力於古景祐三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饒州司諫高若訥不論救修移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康定元年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言懇惻詳盡修論事切直小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修言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不可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歐陽修

五

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修請扣之以防刻剝奉使河東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分其兵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得以不廢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不令民耕將爲敵有朝廷議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重斂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不聞其有可罷之罪一旦罷去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邪黨益忌修至和二年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



卿名重故耳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苛澀之文號大學體修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此遂變程顥朱光庭曾鞏蘇軾蘇轍諸人皆以是科出焉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帝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詞而愛之間左右曰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之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英宗卽位因疾未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歐陽修

五八

親政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宗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熙甯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始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

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垂錯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治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於經術務明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平生辨明先儒傳注謬戾者十數事皆前人所未及者然亦不苟爲立異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歐陽修

五九

者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子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尤多所闡發在翰林時建言讖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讖緯之說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至之竟不行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鶩衆莫能及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卒爲聞人曾鞏蘓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



文斷簡殘編一切掇拾得一千卷復研稽同異立說  
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與宋祁修新唐書祁撰列傳  
修撰紀志表其於禮樂志明禮樂之本出於一後世  
禮樂爲空名於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附  
會之說書少於前而事增於舊雖遷固無以過又自  
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  
以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體例嚴密多  
取春秋遺意外又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  
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  
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歐陽修

六

著述十九卷蘓氏序其集云論大道似韓愈論事如  
陸贄記事如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得其實  
云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子第五十

明呂兆祥贊 文忠作相聲高宋世奇兼五代書分  
唐志撰脉宗韓藝雄天地聖宮配祀濮園特讓

先儒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人宋天禧三年生父池天  
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  
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饑渴寒暑患記誦不如人或中夜不寐常精思熟讀  
故於書終身不忘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

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  
一枝除奉禮郎年尙少每卧齋中忽蹙起公服執事  
版危坐人問其故答曰吾忽念天下事夫以天下安  
危爲念可不敬耶時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  
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  
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蠶食其地俯  
窺麟州爲河東憂光按視築二堡益兵以制夏人募  
民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  
西者長復之耕者衆雖官無所得而糴自賤可漸紓  
河東之民矣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司馬光

空

縱使真非自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  
還之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光在  
并州三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至是面言  
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  
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  
人不敢及耳光退他日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  
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  
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  
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  
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



今定議異曰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明年立爲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皇子辭不訾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其賢於人遠矣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英宗立遇疾太后同聽政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司馬光

三

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止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光手彙爲按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不報太后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卽位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

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河朔旱傷國用不足安石曰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大史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安石得政行新法會韓琦上書論青苗法帝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光以爲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司馬光

奎

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悉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初光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神宗亦以爲賢於荀悅漢紀賜名曰資治通鑑親製序授之歷十九年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神宗崩光入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朝廷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拭目以觀新政議者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揉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矣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取

聖廟祀考

卷四 東廡 司馬光

十四

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母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塋哭者如哭其私親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

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  
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  
於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晚尤好禮爲冠  
婚喪祭法酌古今之宜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  
出吾書其謔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  
塋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  
百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  
古錄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司馬光

十五

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  
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注  
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謔目三卷書儀八  
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  
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必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  
一語及之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度宗丁卯三年從  
祀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第五十  
二位  
宋朱熹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  
烈深衣大帶張拱除趙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先儒謝良佐 字顯道河南壽春上蔡人宋皇祐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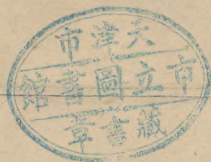
生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程顥舉史書不遺一字顥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面發赤顥曰卽此是惻隱之心一日復謂之曰君輩相從祇學顥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未徹其顥有泚憤悱如此又事程顥嘗別一年復至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顥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近思者也及歸尹焞送之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襪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謝良佐

六

歸以告顥顥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舊苦多懼卽習於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稱程門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爲超越元豐八年登進士第初授秦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枉車騎過之良佐爲講論語大中必正襟肅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遷應城公立信以示之始至事煩信旣立其事頗簡是時胡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以爲子禮見入門見吏士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間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



聖廟祀典考

卷四 東廡 謝良佐

七

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第時夢入內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褐神宗晏駕哲宗嗣位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徽宗初官京師召對忤旨謫監西京竹木場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當與君說一部論語震念曰晷幾何何由盡其講說酒五行良佐掀髯曰聽講論語乃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之則得矣後以飛語坐繫詔獄褫職歸

謂學者曰學既透得名利關尚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比經憂患任意益薄矣卒年五十四良佐爲人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朱子稱其英果明哲強力不倦嘗以生意論仁以實踐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精當直指居敬窮理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所著有論語說及門人所記語錄朱子少時爲學實賴語錄以發其趣嘗手爲釐訂云

國朝道光二十九年從祀稱先儒第五十

第  
三位



